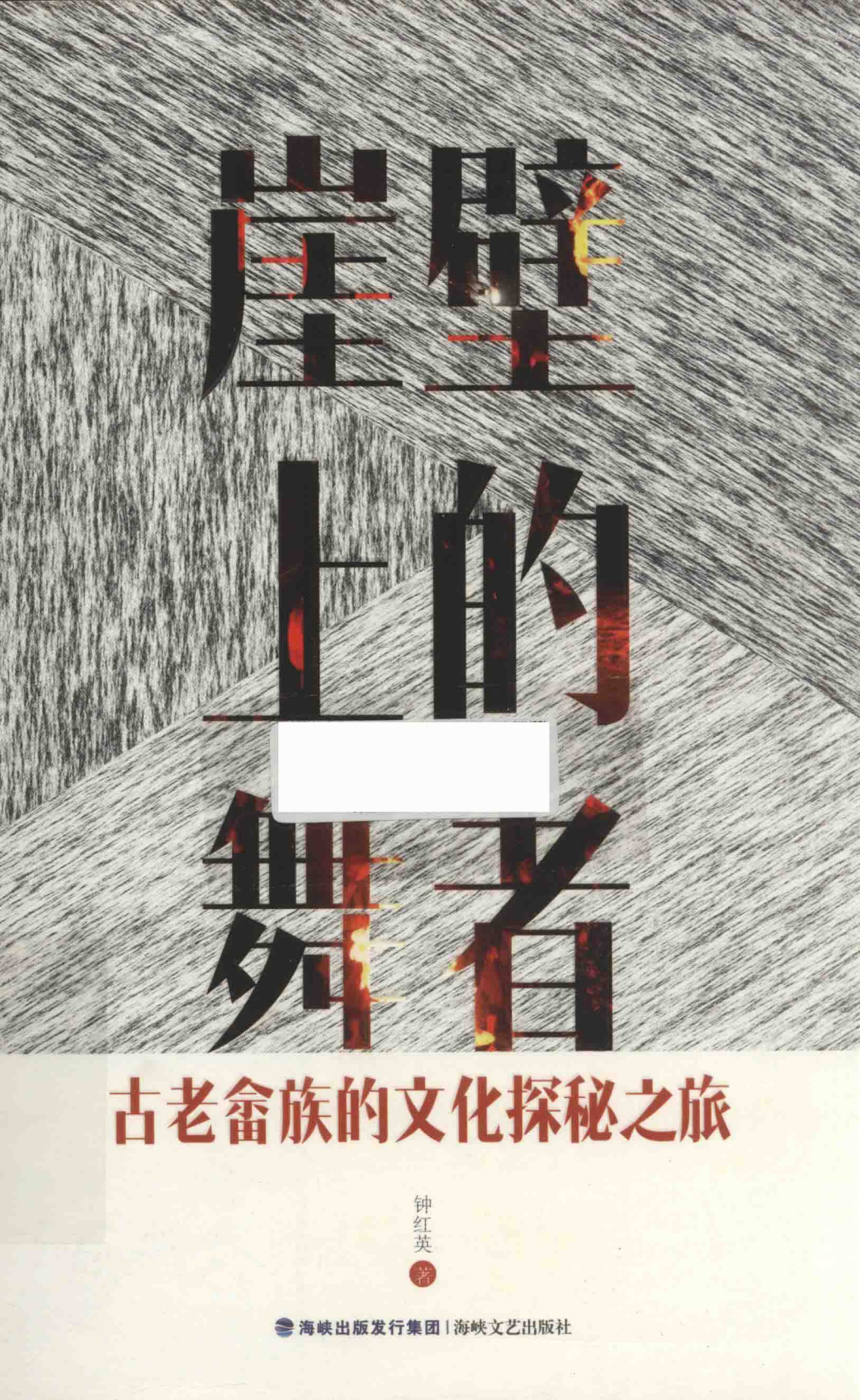




崖壁上的舞者

古老畬族的文化探秘之旅

钟红英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崖壁 上的 舞者

古老畬族的文化探秘之旅

钟红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崖壁上的舞者:古老畬族的文化探秘之旅/钟红英
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550-0635-0

I. ①崖… II. ①钟…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2386 号

崖壁上的舞者

——古老畬族的文化探秘之旅

钟红英 著

责任编辑 任心宇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 邮编 350012

厂 址 福州市鼓楼区福飞路义井村池前 10 号鼓东工业小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635-0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民族记忆的文学叙事

钟伯清

反映一个民族或族群历史记忆的文本，既可以采取历史叙事，也可以采取文学叙事。一般来说，历史叙事比较常见，它们要求客观、真实，一般没有文学性的描写或者虚构，可读性比较差，各种史籍、方志、民族（俗）调查报告等，大致都属于这类。民族记忆的文学叙事其实也不少见。与历史叙事不同，文学叙事要求有故事性，有艺术感染力，有艺术上的想象，但真实性往往不是重点。其常见形式一般有史诗与小说两种类型，前者如荷马史诗、畲族的《高皇歌》、藏族的《格萨尔》等，后者如《金翼》《尘埃落定》《百年孤独》等。历史叙事能让读者了解相对真实的过去，但枯燥的文字常常让人敬而远之；文学叙事能让人爱不释手，但又常常让人对真实历史的认知越来越模糊。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有历史叙事的真实感又有文学叙事的可读性的反映民族记忆的文本形式呢？畲族新锐青年女作家钟红英花费近两年的心血著成的《崖壁上的舞者——古老畲族的文化探秘之旅》，让我真切地感觉到了这种可能性。

《崖壁上的舞者》是以散文的形式记录和反映散落在畲族

序

民间丰富的民族记忆的文学探索。的确，它是一部散文集，但它又不仅仅是一部散文集，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部散文体式的民族志。个人认为，作者用这种散文形式的文学叙事来呈现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是成功的，她不仅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畬族民间世代相传的“真实”往事，也让我们充分领略了她充满艺术感染力的散文技巧。我不得不说，与史诗和小说相比，散文叙事对于再现民族群体记忆的确有其独特的优势：

其一是散文无须为讲述完整的故事而虚构人物与故事情节，可以尽可能地如实记录族群记忆的实况甚至还原族群历史的真实（通过分析与评论）。如关于“牛栏祖地”的记述，就完全转述自闽西蓝姓畬族的民间传说，虽然传说本身充满荒诞的神话色彩，但它曲折地反映了畬族人民的信仰和对民俗的看重。又如“远去的村庄”里关于久泰村村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村落的历史演变的描述，不仅文笔优美，而且从作者的第一人称的视角，将村落的历史记忆融化在雅致的文学叙事之中，真实可感。此外，朱熹在连江七里畬寨与狐狸结缘作《凄狸赋》、景宁敕木山惠明和尚对当地畬族开基史的贡献与影响、东阪巫姓畬村崇祀祖先神“民主公”而作的神秘道场等，这些记录并不见于史籍，却真实地反映了畬族民间的历史记忆。类似的记述在书中比比皆是，使本是散文的《崖壁上的舞者》具有浓浓的民族志书写的味道。

其二是散文的书写形式比较自由。既可以叙事，也可以抒情；既可以引经据典，也可以兴之所至；既可以讲故事，也可以论事理；既可以客观引述，也可以主观评析……总之，散文可以利用几乎所有的写作手法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种书写形式的多样性，使散文具备了无限的张力，无疑给作者的民族记忆

叙述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崖壁上的舞者》一书中，作者就充分运用了各种书写形式，以记录和展示畬族民间丰富的族群记忆。其中许多民间传说都充满着奇幻的想象，如畬族始祖忠勇王的传说、朱熹与畬族村寨的传说、牛栏祖地的传说、仙字潭摩崖石刻的传说等等，这些传说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主观认知和解释，并非真实的历史。作者在如实记录和讲述这些传说故事的时候，并不刻意去判断传说的真伪，而更多地去分析传说产生的情感因素和环境因素，以及传说对畬族的文化意义和自己的特殊感受。作者这样去书写是明智的，因为传说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判断是非、真伪的命题，更多的是体现一个民族对历史的群体性认识，寄托一个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映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传说本身的真伪已经不重要了。

其三是散文叙事可以宏大，也可以琐碎，但尤以琐碎见长。这里的琐碎叙事并不是烦琐无聊的琐碎，而常常是较多关注于宏大叙事的小说、史诗以及历史叙事的史志所忽略的细节。在畬族民间，有无数人口不一、大小不等、风俗各异的畬族村寨，有无数关于祖先、关于过往、关于生活的可以很离奇也可以很朴实的传说、故事、歌谣。这些在史诗、小说、史志中往往被视而不见的细节，恰恰是构成畬族历史与文化的最鲜活的材料。在《崖壁上的舞者》中，作者将这些琐碎而丰富的传说、故事、歌谣、风俗信手拈来，或叙或议，或引或述，娓娓而谈，让你不由感叹畬族的历史过往竟是如此的生动和丰厚，畬族的文化竟是如此的丰富独特而又充满底蕴。谁又能说琐碎叙事就一定是琐碎的呢？

其四是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特点，使作者行文更为灵活

自由，充满跳跃性。在《崖壁上的舞者》中，这种跳跃性不仅反映在各篇之中，也反映在各篇之间。如《村居·远去的村庄》中，第一节以久泰村的景观描述开始，很快又通过回忆童年引出生动的畲族乡村生活风情，并通过“忙”与“闲”时山歌嘹亮的生活场景，再现了畲族人曾经“无歌不欢”的豁达乐观性格，最后又回到现实，告诉你“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样的山歌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散落，再无人传唱”。第二节则从对村庄的眷恋写起，一转引出祖先与村庄的由来，再转引出村庄祭祖、酬神的风俗盛况与作者的感受。第三节回溯“我”和村人民族身份转变的历史渊源，以及畲汉互动中曾经引发的悲伤故事。因为畲族的身份，引起作者对畲族有意识的考查，由此弄清了村庄畲族文物为何毁灭的历史过程——实际上这应该是“我至今都不会知道自己身上流着的是畲族的血液”的原因。第四节则从族群演变历史与迁徙历程，引出畲族内部曾经很神秘的“寻亲密语”，最后转到“我10岁的孩子”对家乡、对畲族的认知。这种跳跃性的书写看起来散乱，其实是通过不同的视角展示“我”、久泰村、畲族的历史关系，散而不乱。这种跳跃性书写，在各篇中都能看到。而在全书来看，散文集每篇的内容各不相同，但都是从某个视角展示畲族历史、文化的某个断面，主题仍然是集中的。

可以说，《崖壁上的舞者》作为一本民族记忆的文学叙事是相当成功的。全书充满情感的叙述、艺术性的书写和大量鲜活的民族志材料，都是令人称道的。如果不是民族院校的求学背景，仅仅作为中文系出身的作者，要完成这种民族志意义的文学书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需要大量的民族（俗）志调查为基础。钟红英在写作中所展示出来的扎实的民族（俗）

志调查功底和实践，令我这个民族学出身的人也自感有所不如。因此，我更愿意把《崖壁上的舞者》当作是一部文学性的民族志或民族志的文学性书写的特殊文本，而不仅仅是一部散文集。

《崖壁上的舞者》是畬族文学的一种探索性文本，它开启了一个更完美地贴近民族记忆的新形式，这在畬族民族志书写和畬族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尽管可能在叙述中和材料运用上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但相对于它所取得的成绩，这些不足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作为校友和朋友，我真诚地祝贺《崖壁上的舞者》的顺利出版，也衷心地期待红英能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把畬族文化用文学的形式完美地展示出来。

是为序！

钟伯清：福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畬族研究专家，出版专著《中国畬族》。

目录

1

祖地

一座山，一个民族

31

村居

远去的村庄

55

信俗

无处不在的神灵

85

遗迹

崖壁上的舞者

109

传奇

凄狸赋

229

·····
永远意犹未尽

后记

217

·····
新时期畲族文学地理印象

附录

195

·····
静静的桃花源

来归

161

·····
一个人的背影

迁徙

135

·····
丢失的「蛮獠」

五缘



祖地

▽

邑之西北山（凤凰）中有曰峯户者，男女皆椎髻箕踞，跣足而行，依山而处，出常挟弩矢，以射猎为生。矢涂毒药，中猛兽无不立毙者。旧常设官以治之，名曰峯官。或调其弩手以击贼，亦至。然其俗易迁徙，畏疾病，刀耕火种，不供赋也。（明·林大春《潮阳县志》）





畚族祖杖杖首

一

史志会向我们述说一切，因为史志的幽深与浩瀚处，总会随着时光的线条拉扯，散落出一些发黄的历史碎片。当众多的碎片聚拢，在畬族几千年的历史时空中剪切、拼贴，再被有意味地组合在一起，就像镜头里的蒙太奇，所有的意象终究都会指向一个人——驸王（高皇），他是畬族的始祖，人们习惯了称他为“忠勇王”。

传说上古时期，中原大地饱受番王的侵扰。国难当头，高辛帝（黄帝曾孙）下诏求贤，榜示有能平番者，愿许嫁三公主为妻。时有勇士奋而揭榜，只身前往番营直取番王首级，为国立下奇功。高辛帝践诺将他招为驸马，但驸马爷却不愿在朝中坐享荣华富贵，愿带三公主到潮州凤凰山去定居，说：“我要子孙不用贡粮纳税，宁可居住深山，离乡三里，离水三丈，赠我子孙永远耕种，军民人等不得混争，坟林也远离乡村十八里，不准他人侵占。”高辛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卫士一路鼓乐

护送，赐封他为“驸王”。

后来，驸王与三公主生下了三子一女，得高辛帝赐姓氏，起名盘自能、蓝光辉、雷巨佑，另招一女婿，起名钟志清，为畚族四姓得姓始祖。一年年过去，驸王在潮州凤凰山带领子孙开荒种植，渔猎而生，过着粗茶淡饭与世无争的生活，其乐融融，其情款款，甚得欢愉。哪知有一天驸王在凤凰山上打猎，被山羊角触撞后跌落山崖，又被古藤缠挂，终不能脱身而死。后代子孙尊崇他，追称他为“忠勇王”。

这是畚族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关于始祖忠勇王的传奇经历，广泛记录于《后汉书·南蛮传》《搜神记》等汉文古籍文献、畚族诸姓谱牒之首的《敕书》、族内的《开山公据》《抚瑶券牒》及畚族祖图和祖歌《高皇歌》中，既是畚族耕山狩猎生活的生动写照，也反映了畚族先民的图腾崇拜信俗，乃至于现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70余万畚族子孙，虽身居异乡，相隔千年，相距万里，却都把潮州凤凰山认作是自己的圣山和祖地。

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1761）《潮州府志·山川》如此记载凤凰山：“凤凰山县（饶平）西四十五里，高六百丈，绵亘百余里，俯瞰诸峰，山头翠如凤冠，与侍诏山相接。”朱洪、姜永兴《广东畚族研究》则说，凤凰山位于潮州市东北面，海拔1497米，为粤东第一高峰。山麓坐西北向东南，前为陡壁，后为坡地，唯后山有路可抵峰顶。现居住在凤凰山下的山犁、碗窑、石古坪诸地畚族，历史上均由凤凰山往低处迁徙来的。整座凤凰山，尽管乱石嶙峋，杂草丛生，但仍隐约可见残墙断垣，以及“田土被翻耕、整饬的痕迹”。



高辛为上古五帝之一，传说中他“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在位70多年，“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遇这样一位仁君，该人生之大幸。但畬族始祖驸王却决意带上三公主离开皇宫择居潮州凤凰山，过上刀耕火种，与土地、与鸟兽为伍的百姓平常人生。

凤凰大山宫没有安逸舒适的皇宫，有的是疯长的竹林和茅草。驸王不为险恶的环境所动，他就地取材，在崖壁之下，用一些树干作为支柱，在上面架以横条做棚架，使其呈中间高两边低的金字塔状，再盖以茅草或树皮以避风雨。这样以树干、竹枝、茅草和泥浆等搭建起的简陋的茅寮，后人将它称之为“畬寮”，它们一座座低低俯伏在丛林里，狭小、潮湿、阴暗，但这是畬族人可以遮风挡雨的家呀。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畬族人一住就住了几千年。

凤凰大山宫山脉绵延，林莽深深，草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但好的田场却早已为先期到达的他人所占。为获取有限的生活资源，驸王只好在林子里圈出一些较平整的山地，就地放一把山火，把焚烧出来的草木灰当作天然的肥料，尔后在地里种上一种特耐旱的稻子以解腹饥。这样的稻子，后人将它

